

耶穌重上十字架

〔希〕尼·卡贊扎基

外国文学出版社

聊齋志異

卷一

一

耶穌重上十字架

〔希〕尼·卡贊扎基 著

王振基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Nikos Kazantzaki
Le Christ recrucifié

据 Plon, Paris 1934 年法文版译出。

书名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柳 泉

耶稣重上十字架

Yesu ChongShang Shizijia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 $\frac{1}{4}$ 插页 2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950

ISBN 7-5016-0096-1/I·96 定价 5.80 元

译 者 序

故事发生在原属古希腊东部边陲的一个山区乡镇。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居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除了一个土耳其官长阿嘎外，在这个狼泉镇居住的都是希腊族人，他们信奉东正教。按照当地传统，每七年一次在复活节前演出耶稣受难剧。剧中主要角色由教士和乡镇父老们在演出前一年选定，使他们得以为完成这项庄严使命做充分准备。

牧人曼诺里奥斯被选派充当耶稣，货郎扬纳科斯充当彼得，贵族乡绅的儿子米舍里斯充当约翰，咖啡店主柯斯坦底斯充当雅各；性情凶暴的鞍具匠充当犹大，寡妇卡特林娜充当抹大拉的马利亚。他们接受了任务后，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群难民从一个被土耳其人烧杀洗劫的遥远乡村逃出了虎口，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富裕乡镇求援。但这些历尽千辛万苦、饥寒交迫的人们却遭到狼泉镇居民的冷遇和无情的拒绝。蒙难群众于是进入附近的萨拉津纳山，寄居在山洞里。

利欲熏心又心狠手辣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昏庸老朽的

贵族乡绅帕特里雅齐亚斯和贪婪自私的乡民，为了维护他们对土地、财产等的特权，形成了一条顽固的阵线。

被指派在受难剧中充当耶稣的曼诺里奥斯潜心研究基督言行，经过思想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实际行动支援受难的希腊族兄弟。众“门徒”因追随他的行动而造成父子分离、婚姻破裂等一系列变故。戈里哥里斯神父串通官府，煽动群众，开除曼诺里奥斯出教并将他处死，还设法调动土耳其军队驱逐难民。

结果在圣诞节那天，一出骇人听闻的耶稣受难惨剧，在叛徒犹太、总督彼拉多、大祭司该亚法等人物的配合下，提前几个月演出了。

于是难民的领袖，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福提斯神父又带领步履维艰的群众，重新踏上永无尽头的征途向东方前进。

以上便是《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作者曾饱经沧桑，他以亲身经历作为创作本书的素材。他不信神灵，推崇维护正义、舍身济世、奋力攀登高峰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他认为耶稣就在你身旁，无须到远处去寻找，小说主人公曼诺里奥斯就是当代的耶稣。但人无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也需要与人间的种种诱惑进行斗争。十恶不赦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有时感到内心空虚和落寞。残暴的阿嘎也有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众多人物，个个独具特色。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为邻，任凭人去选择。

作者以犀利的笔触鞭笞人的丑恶心灵，用斑斓的文采、洗炼的笔墨描绘了地中海边一个小镇的美丽风光和风土人情。故事情节的发展时而令人惊心动魄，时而使人忍俊不禁，其悲惨的结局更激起人们的悲愤，促使人们向往那种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境界。

作者尼·卡赞扎基是被誉为当代荷马的伟大的希腊作家，1883年生于异族统治下的克里特岛，早年在雅典攻读法律，继而负笈巴黎受业于哲学家柏格森门下，并研究了尼采、基督教义和佛学。1906年发表处女作《蛇与百合花》，初露头角，从此笔耕不息。1910年回国后，参加创建《教育协会》，积极捍卫大众语言，为现代希腊争夺文学和教育阵地。他还投身于争取克里特解放、反对英法俄三国强加于希腊的君主政体、反对地主和封建官僚、争取改革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1919年社会党人组阁，他受命负责遣返在高加索的十五万难民回国安置，后又目睹百万希腊难民逃出小亚细亚回到战后的希腊时衣食无着的悲惨情景，但他束手无策，心痛欲碎。1923年他在柏林结识共产党人，写了一部名为《苦行》的理论著作。1925、1927、1928—1929年他以记者身份三度访问苏联。他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如此向往，甚至想留在苏联参加“一个崭新世界的产生和建造”，深信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人类。回希腊后他因宣传苏联的成就而遭到拘捕和控诉，为此写了一篇激昂有力的辩护书，语言铿锵，为世人所传诵。他矢志为建立一个美好世界而献

身，足迹遍及欧亚和北非，不断倾听各国人民的心声，写成大量的游记、诗歌、剧本和小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被占领，卡赞扎基被软禁，但他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写作。1945年德军溃败，他在雅典为团结社会党人积极工作，被推选为社会党高级会议主席，后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当时英国军人以解放者的姿态凌驾于政府之上，他不甘屈辱，愤然辞职。右派政府实行高压政策，使民主力量无法继续活动，他于1946年离开祖国，先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访英，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顾问，又因不愿陷入无益的官方酬酢和会议而辞去公职，从此定居法国南方昂迪布岛，悉心写作。小说《耶稣重上十字架》、《自由或死亡》、《兄弟相残》、《最后的诱惑》、《圣弗朗西斯》，悲剧《普罗米修斯》、《哥伦布》等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自1952年起卡赞扎基身体不适，经医学专家确诊为白血病。他面对死亡坚持工作，与一位美国诗人合作完成了巨著《奥德修斯》的英译工作，并于1955年写出他最后一部作品《向格雷科汇报》作为他一生的总结。

1956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奖金。1935年他曾以记者身份访华，1957年6月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他不顾身患痼疾，欣然长途跋涉，率希腊作家代表团访问我国，实现了他渴望已久的新中国之行。目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感慨极深，尽管十分疲惫，仍坚持笔记或请其夫人代笔，为《二十年后》一书准备素材，但不幸在返欧途中病发，

同年10月26日逝世于西德弗赖堡，终年七十四岁。

卡赞扎基的著作至今已出版了42种文字的译本。《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于1948年完稿，最初被译成瑞典文出版，后又被译成挪威文、德文等文字在26个国家出版。根据本书改编的戏剧曾在希腊等8个国家上演。在法国，由名导演于勒·达森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至今仍在许多国家上映。此外，这部作品还曾先后由捷克和匈牙利作曲家两次改编为歌剧，由英国和希腊改编为电视剧，都获得很大成功。从上述事实也可以窥见《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王 振 基

第一章

狼泉镇的阿嘎^①坐在居高临下俯视乡镇广场的阳台上吸烟喝酒。微温的无声雨点掉下来，有几滴落在他那刚染得乌光锃亮、两边翘起尖的浓密胡髭上。他伸出被拉吉酒烧烫的舌头去舔那雨水。他右边站着护卫，手持军号。那是个东方巨人，神态粗野、面目可憎、斜眼。阿嘎的左边，在一个丝绒垫子上坐着一个土耳其少年，模样俊俏，胖乎乎的。他不时地给阿嘎点长管烟斗，不停地给他斟酒。

阿嘎的蒙眬醉眼眨个不停；他饱尝在此人世间的生活乐趣。他心想，真主把一切都做了妥善安排，这个世界是他的一个成功杰作，什么都不缺少：饿了，有面包、番茄汁牛肉、桂皮杂烩饭；渴了，有拉吉酒这种绝妙的饮料；为了满足睡欲，真主制造了睡眠；为了平息怒火，他创造了鞭子和异教徒的臀部；为了弥补灵魂的空虚时刻，他创作了阿马内^②。而且为了使人忘掉人间的悲伤和不幸，他创造了尤素福。

“安拉是伟大的真主，”阿嘎情不自禁地低声说。“一位

① 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对大官吏的尊称。

② 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一种音律单调的歌。

伟大的真主和艺术家。他的想象是广大无边的。他怎么会想得出制造拉吉酒和尤素福呢？”

阿嘎连续干了许多盅拉吉酒，这使他坠入虔诚的沉思而热泪盈眶。他在阳台上俯身下望，踌躇满志地注视他那些在广场上闲逛的异教徒。这些人刚刮过胡子，穿着节日服装：宽红腰带、蓝坎肩、前一天才浆洗好的裤子。他们有的戴土耳其帽，有的缠头巾，另外还有的戴羊皮帽。最神气活现的在耳边夹上一根罗勒草或是一支纸烟。

这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弥撒刚刚做完。天气和暖，既晴朗又下毛毛雨。柠檬树上花朵喷香，树木芽叶萌发，绿草丛生。耶稣在每块土地上都显现出来。基督徒们在广场上来来往往；朋友相互拥抱，一面说“耶稣复活了”，然后到柯斯坦底斯的咖啡馆或是广场中央的大梧桐树下就坐。他们要来水烟筒和咖啡，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仿佛蒙蒙细雨般闲聊起来。

“天堂就应该像这样儿，”教堂执事查朗朗比斯说。“和暖的太阳、牛毛细雨、柠檬树上花满枝、水烟筒和咖啡，人们东拉西扯地闲聊，直到世界末日。”

阿嘎看到广场的另一端，过了梧桐树那边，矗立着一座俏丽的钟楼。那里就是叫做受难像的乡镇教堂。最近人们为节日用白灰把它粉刷一新，还特意用棕榈叶和桂枝把大门装饰起来。周围的店铺和作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家鞍具店，店主是个粗野的大汉，潘内尤提斯，绰号“吃石膏的”。一天，有人把一个拿破仑的小石膏像带到镇上来，被他吃掉

了；又一回，有人拿来一个基马尔巴夏石膏像，也让他吃掉；最后一次，有人拿来一个委尼泽洛斯^①像，又让他吃了。隔壁是安东尼斯开的理发店，挂在门前的一块牌上写着 绯红大字：“兼拔牙”。再过去是瘸子狄米特洛斯的肉铺，那里写着：“埃洛底雅德保证供应新鲜牛头肉”。每星期六他都杀一头小牛。在杀之前，他给牛角上涂金，额上画彩，脖子上系上红带，然后牵牛跛行过街，作一番广告。在同一块地方还有驰名的柯斯坦底斯咖啡馆：一个窄长的大厅里散发着咖啡香和水烟筒的味道。而到了冬天则是鼠尾草花香扑鼻。墙上挂着镇上引以为荣的三大幅石印人像：一边是在热带树林中的热纳维埃夫^②的半裸体像；另一边是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长着一个乳母的硕大胸脯；中间是基马尔巴夏，灰色眼睛，目光凶狠冷酷，头戴卷毛羔皮帽子。

这里都是些善良的人，劳动者，好当家，——一个富裕的乡村，它的阿嘎也是个好心肠的人，十分喜爱拉吉酒、像麝香和广藿香这样浓烈的香气和坐在左边丝绒垫子上的那个胖乎乎的土耳其少年。阿嘎注视这些基督徒就像牧人看到羊群吃得饱饱的而感到愉快似的。

“这些都是良民，”他心里想，“今年他们又给我的食物贮藏室装满了复活节的礼物：干酪、芝麻饼圈、奶油圆球蛋糕、红鸡蛋……其中有一个，愿真主保佑他！给我送来一罐乳香，为的是让尤素福嚼了小嘴的味儿好闻……”

① 委尼泽洛斯(1864—1936)，政治家，曾任希腊政府总理。

② 巴黎市守护女神。

阿嘎满怀温情地看了一眼那俊俏的胖孩子——后者怡然自得地嚼着乳香。当他想着贮藏室装满了的好东西，细雨一直在下着，雨水使石头发亮，公鸡打起鸣儿来，小尤素福坐在他脚下嚼乳香，满意地咂着嘴，他一时感到情不自禁，抬起头来想唱阿马内，可是唱不出来。他转过身来看护卫，招呼他吹响喇叭，让人们肃静；然后他又转身对小尤素福说：

“给我喝点什么，尤素福。我给你祝福！给我唱那‘人生如梦，阿门，阿门！’唱吧，要不我该气闷死了。”

胖孩子不慌不忙地把乳香从嘴里拿出来，把它贴在光着的膝盖上，再把脸靠在右手手，就唱起他的阿嘎所喜欢的那曲悲歌：“人生如梦，啊呀，啊呀！”

充满激情而又温顺撩人的声音像鸽子咕咕叫般时起时落。阿嘎合上眼睛沉浸在如此令人心醉的境界中，以致他在歌唱阿马内的整段时间里都忘记了喝酒。

“阿嘎，他今日情绪好！”柯斯坦底斯边给客人端咖啡边说，“多亏拉吉酒！”

“多亏尤素福！”货郎兼乡邮员扬纳科斯狡黠地笑着纠正说。他蓄着一圈连鬓短胡子，有一双猛禽似的眼睛。

“不如说多亏盲目的命运之神把他造成阿嘎，而把我们造成基督徒，”神父的兄弟哈金尼科里斯低声说。

这人干瘦，戴眼镜，是乡镇小学教师；他说话时，那又大又尖的喉核一上一下。他激动起来，提到祖先的过去，不胜感慨。

“有一个时期，”他又说，“这些土地都是我们希腊人的。轮子转了，拜占廷人来了；他们原来也是希腊人，是些基督教徒。轮子又转了一下，穆斯林人来了……可是耶稣复活了，祖国也要复活！去吧，柯斯坦底斯，给希腊独立的战士斟酒！”

这时，阿马内唱完了；土耳其少年又把乳香放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又堕入睡乡。军号又响了，异教徒们又可以任意欢笑和喊叫了。

元老会议五人之一，风暴船长出现在咖啡店门口。他高个子，体格健壮，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在黑海航行多年，跑遍所有的码头，载运俄国小麦，贩运私货。他那副皱纹很深的棕褐色面孔上一根毛都不长，只有两只小黑眼睛在放射光芒。他老了，他的船也陈旧了；一个夜晚，在特拉布松海上，船触礁撞碎了。风暴船长，没有了船，精疲力尽，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于是回到乡镇来，放量饮酒，等待自己生命最后一息的到来。他见的太多，对什么都厌倦了，他这样说。其实，他精力衰竭而又羞于承认。

这天，他穿上他那双水手的大皮靴，黄色防雨衣，戴上真正卷毛羔皮的帽子，拄着根粗大的拐棍。两三个老乡站起来请他喝杯拉吉酒。

“我没有时间，我的朋友，连喝一杯拉吉酒都没有时间，”他回答说，“耶稣复活了！我到神父那里去，在那里开会。过一个小时，召唤你们谁，谁就来吧。画个十字就来。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工作。请你们哪位去喊一下那做鞍具

的潘内尤提斯；有他那撮魔鬼胡子，我们准需要他。”

他停了一下，接着递了个狡黠的眼色说：“要是他不在，就上寡妇家去找他。”

众人哈哈大笑。可是老赶骡的克里斯托菲斯站了起来，他是个在青年时代为爱情付出过代价的人。

“有什么可笑的，你们这帮糊涂虫？”他喊道，“他是对的。干得好，潘内尤提斯！甬听他们的！人生是短促的，死亡是长久的。”

胖屠夫狄米特洛斯摇晃着他那新剃过的头说：

“上帝保佑我们的寡妇！鬼知道卡特林娜让我们少戴了多少顶绿帽子！”

风暴船长笑着插话说：

“行啦，小伙子们，别吵了！每个村镇都得有这么个人物，才叫品性好的女人不惹麻烦。这就有点跟路边的喷泉似的。过路人渴了，要是没有泉水解渴就得挨家敲我们的门要水喝。”

他转过身去，看见小学教师，便说：

“你还在这里啊，哈金尼科里斯？你也是元老委员会的呀，我们有会。你把咖啡馆当作教室了？别演讲了，走吧。”

“我是不是去啊？”老克里斯托菲斯向周围递眼色说。

“我跟犹大打过交道。”

可是风暴船长已经吃力地拄着拐棍上路了。他这天不大自在。风湿病又在折磨他，他一夜没有合眼。一大清早就把两三大盅拉吉酒当药喝了，可是不顶用。一直疼痛不

止，风湿连拉吉酒都抵抗不住了。

“狗日的，”他低声说，“我要是不怕难为情的话，我就叫起来了；也许这样会减轻我的疼痛。可是我的自尊从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得迈稳步子朝前走，还得装出笑的样子。要是我的拐棍掉在地上，就得把它捡起来。真见鬼！咬着嘴唇吧，风暴船长！钱风驶去，对着浪直冲，当心！别丢人！人生不过是一阵狂风，它会过去的！”

他前后摇晃，嘟哝，诅咒。他停下来，看看周围：没有人注视他。他叹了口气，感觉轻松了些。他抬头望去，穿过树木，在乡镇的制高点上有座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那就是神父的住处。

“这个鬼教士，怎么会异想天开把房子盖在那个高处！”他低声抱怨着，又开始攀登。

在神父家里，两位绅士已经来到，盘腿坐在长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人们按照习俗送来咖啡、清水和果酱。神父走到厨房去吩咐他的独生女玛利奥里。少女把杯盘和果酱罐放在托盘上。

靠近窗户的贵宾席位上坐着狼泉镇的首席元老。他出身于一个古老家族，贵族气派，富人神态，穿着呢料长裤、绣金线坎肩，食指上戴着一枚粗大的金戒指——他的图章，上面刻着交织在一起的乔治·帕特里雅齐亚斯开头两个字母G·P。他的两手肥胖绵软，像一双主教的手。他从来没有劳动过，有一群仆人和佃农为养活他而辛劳。他体态丰盈：臀部宽阔像匹牝马；腹部褶皱悬挂；三重下巴垂到毛茸

茸的丰满胸膛上。他掉了两三只门牙，这是他形象的唯一缺陷。他讲话时，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而这个缺点却给他增添了权威，因为这就逼着听众洗耳恭听去理解他的话语。

他右边，谦卑地蜷缩在角落里的一个人，干瘪、肮脏、脸庞消瘦、满眼眵目糊，手上结着老茧。这是全乡最富有的人——老拉达斯。七十年来，他耕耘、播种、收割，栽种油橄榄、葡萄，他躬亲耕作，挤这土地，吸取它的最后一滴血。自从他还是个顽童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过它。他贪得无厌地向土地夺取收获，要求它的产量百倍增长，而从未说过一句“感谢上帝！”。他总是低声抱怨，从来不满意。到了晚年，土地已不能使他满足。感觉到死之将至，他急于在他有生之年把世界吃掉。他向乡民放高利贷。生活困难的人把葡萄园、耕地、房屋抵押给他。票据到期，他们无法偿付，就拍卖财产，于是老拉达斯就把它们吞没。

他总是埋怨，从来不吃饱。他妻子光着脚走路。他让她生了个女儿，可是女儿病倒那天没有及时请医生，竟然看着女儿死去。“城离得这么远，”他说。“请一个医生来花费太大了！而且，这些人究竟懂得些什么？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这里有个神父，他懂得一些土药方，我付他药钱再买上一份敷圣油。我女儿会好的，这样我可以少花点儿钱。”可是神父的软糖药剂服下去不管用，敷圣油也不起作用，女孩子十七岁那年死去，这样从他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在老拉达斯方面，他却省了一大笔嫁女儿的费用。女儿死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算了一笔帐：“陪嫁的财产：大约多少。嫁妆、